

四庫全書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

臣

汪彥博

助教

臣

常循履勘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

吳紹昱

謄錄監生

臣

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書中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善曰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策薨周瑜魯肅諫權

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

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善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爲司空召爲軍謀祭酒又

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畱人也良曰同善注初孫策

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事漢孫權策之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

五臣本無亦

猶姻

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

善曰爾雅曰壻之父曰姻

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貴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銑曰猶如也言姻媾之義亦如舊不移曹公以弟女配策之弟匡又爲子章取孫貴女言所以違異孤懷而恨者恨中間連事結好相知日淺旋即離絕矣

此心君豈同哉

濟曰孤曹公自稱  
豈同謂豈不同也

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向曰言人心所  
由有改趣向者

因緣侵辱或起瑕釁

善本作  
豐

心忿意

五臣  
作氣

危用成大變

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安  
情有所侵奪恥辱乃起瑕釁者心有怨忿

翰曰因事緣

心氣危勇用成大變  
變亂也謂下韓信

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

無異

善曰漢書曰高祖徙信爲楚王後以爲淮陰侯信  
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

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  
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  
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  
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爲北道主人寵謂  
至當延閣握手交歡竝坐今旣不然所以失望也良  
日韓信爲楚王人告信反高祖乃徙爲淮陰侯信因此

遂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爲漁陽太守大將軍恃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及後見上上臨之與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

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

之緣也

善曰漢書曰上立盧綰爲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

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爲然迺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爲者綰寤通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旣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爲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責赫爲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銑曰同善注此皆事之緣情而爲之反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

向曰將軍謂孫權也骨肉兄弟也

割授江南不屬

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

善曰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

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爲捐奪誤也  
翰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旣授江南之地漢又不奪其國令不屬本朝以爲阻絕豈若高祖奪韓信之國捐棄舊情以致於怨恨乎蓋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方自逆臣道也淮陰韓信也

朱浮顯露之奏

善曰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

事遂爲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爲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  
濟曰遏絕寧豈放學

也壽州刺史劉馥每請代吳而曹公常過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漁陽太守彭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寵恃功欲握手交歡今旣不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權相厚豈學朱浮明露進言於天子以論權非乎奏

無匿張勝貸

他改故之變善曰張勝有

謂進言於天子

匿之而加恩貸也貸或爲貳

良曰張勝燕王盧綰之

臣也同前段善注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綰前意綰乃詐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爲匿藏張勝而恩貸之故以爲亂變言權無此皆是自爲之也

有陰構賁赫之告

肥音

銑曰淮南王英布陰謀反叛其大夫賁赫告之

固非燕王

淮南之豐也

向曰言非與盧綰英布同事

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

爲佞人所構會也

五臣本無也字齊王曰此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碩

善曰史記蘇秦謂



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 翰曰王命謂天子之命碩交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權所以絕命棄交實爲諂佞之人所構作會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合也當非權獨成也

易爲變觀

古亂反 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不信須臾

善曰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

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

濟曰乃佞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勢以設比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爲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

五臣本無大

丈夫雄

心能無憤發

五臣作發憤 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善曰吳志曰周瑜云受制

濟曰辯佞之

人相示以禍難之理動以辱恥之惡則雄心能無發憤

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

王按劒作色而怒雖兵折

舌

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

善曰戰國策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爲難尸不爲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彊韓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難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爲後非也向曰蘇秦說韓王云寧爲難口不爲牛後今交臂事秦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能事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亦不悔此辯佞也

仁君年壯氣盛緒信

所嬖

辟計反

善曰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

銑曰仁君權也相敬之辭壯

少也氣勇氣也緒順嬖寵也言權既懼患至兼懷忿恨年少勇氣方盛順信所寵之臣也

翰曰患謂敵國之患難也忿恨謂恨敵國之未滅也

不能復遠度

大孤心近慮事

勢

濟曰孤心謂曹公之心

遂齋

了見

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良

齋持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薄之決計執翻然高飛之成議議謂衆言

加劉備相扇揚事

結疊連推而行之

善曰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向曰劉備蜀帝也權與之結好聘問相

通以爲影援疊罪也相推而行行不臣也

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

銑曰暢通也言我想

通孫權本心不願此事劉備扇揚而成

孤以

善本作之

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

朝將泰之運

翰曰往屬漢朝喪亂今幸將欲泰平也運會也

蕩

五臣本作盪平天下

懷集異類

善曰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言我除天下逆亂四方夷狄懷德而來也

良曰盪除也

類謂夷狄

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

善曰漢書

谷永曰因而生隙向曰姻親厚常恐海內多以相責援皆謂權也謂相援護也隙讎也

以爲老夫包

善本作苞

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

善曰左氏傳趙

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也濟曰海內天下也老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何以謂伐之胡於是謂鄭之親於已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曹公與孫氏親姻恐天下相責望謂我包藏禍心

乃使仁君翻然自絕

銑曰言權恐我陰有詐謀翻然高舉

有此謀之詐也

遂自與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

我阻絕

善曰小事忿恨前好謂婚姻

翰曰小事謂戰爭

二族俱榮流祚後嗣

良曰二族謂曹

孫也以明雅素中誠之效

濟曰雅素猶平生也誠心效勤也

抱懷數年未

得散意

向曰抱此申好之懷三以上曰數

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

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

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

善曰赤壁

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畱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

衆仁委城走

銑

曰赤壁同善注曹公此時以避惡地

非瑜抑挫者恥言敗也赤壁謂江岸赤也役難也

翰

曰江陵同善注又云物盡穀殫移人還師非瑜  
侵敗之亦謬矣物謂軍資也殫盡徙移侵陵也

荆土本

非已有我盡與君冀取

五臣無取

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

損也

善曰言荊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冀取  
餘地耳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

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

向曰荆本非吳分謂屬蜀也

我與君謂曹仁棄城而走其地入吳也慕望益權國之

地故曰冀其餘也非相侵割

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

者言無傷於孤也冀望也

自遂於此不復還之

善曰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荆  
州之土不復還我哉良曰我思

計權此變亂亦無傷我權何必自遂  
其志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遠悔其心

高帝設爵以延田

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

榮美

君之負累

力瑞

豈如二子是以

至情願聞德音

善曰漢書高帝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

久爲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爲守乎鮪曰大司徒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銑曰高帝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以其設爵以延引也餘同善注言權負罪累何如二人也豈猶何也是以曹公見田朱之事故願往年在譙新造舟船敎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美譽

取足自載以竝

善本

九江貴欲觀湖

五臣本

藻

士交友又子小

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

善本無也  
善曰魏

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淠祖了切濟曰譙國名載乘也九江江流有九也淠湖名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吳所略當移其人居也故曹公觀其形而安定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之非有攻吳之計

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爲己榮  
翰曰是時江

西戶十餘萬渡江入吳恐權之君臣議者大爲己國之榮以自得長無漢患重以此事當未肯迴情事漢也西患謂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  
善曰金匱



曰明者見於未萌智避危於無形是故子胥知姑蘇之  
向曰達謂達理者規度兆見也

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

善曰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

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  
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  
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爲  
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  
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  
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爲輔氏濟曰吳王  
不用伍子胥之諫子胥知吳王之必亡故子胥曰臣恐  
麋鹿游姑蘇之臺言國亡荒廢故爲麋鹿所游姑蘇吳  
臺名智伯晉卿也專權彊盛請地於趙趙不與之因韓  
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智伯弟智果必  
知其兄爲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穆生謝病以免楚難  
智伯遂亡此乃慮未形度未兆也

鄒陽北游不同吳禍

善曰漢書曰云云同濟注 濟曰 穆生者漢楚王戊門下客穆生不

嗜酒王常設醴後忘設之穆生曰可逝矣上意急也穆生乃謝病免而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諫不納乃北游梁孝王後楚王吳王竝與七國連反誅也此四士穆生鄒陽皆不見禍難此亦慮未形度未兆也

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善曰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

良曰四士謂子胥輔果穆生鄒陽也此戒權通變以歸漢也

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

良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

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

五臣本無也 翰曰相計土地人力我豈少乏不能遠舉兵甲

割彼江外晏然懷毒者哉甚未然者言能取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

終不得渡亦未必也

向曰但論順逆不在要險故云亦未必也

夫水戰千里

情巧

孝

萬端

銑曰謂水

戰之情巧

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

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

善曰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

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

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

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爲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

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至於

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

兵逆信遂虜豹而歸

翰曰伐吳同善注

銑曰韓信

同善注

向曰言江河雖闊長遠難爲衛護亦不可恃也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

良曰事有權時逐其所

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

爲之此不得盡言也

文選

九

本作威脅重敵人之心

善本無之心二字重也言以威重迫脅敵人

善曰重威濟

曰曹公言所以致此言者將修舊故之好乃張心事之形勢更似以威相脅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敵人謂權

也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

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

善曰

不

足相動

向曰赤壁自引軍還而吳以爲勝我已傲志今復在遠而或起慰問之書以納勤誠而辭順

意小亦謂盡力恐恃赤壁之役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也

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

翰曰

但明古人之義當自謀之效學圖謀也

昔淮南信左吳之策

善本

隗囂納

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

善曰漢書

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  
從出入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囂  
亡歸天水招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闕囂  
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元請一丸泥  
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東觀漢記  
曰朱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  
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  
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詳在前卷朱叔  
元書 銑曰同善注此三人皆不  
寤事理以見亡滅爲時人所笑也 梁王不受詭勝竇融

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

善本無仁

君少畱意焉

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  
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按梁  
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  
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

解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卽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興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爲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翰曰梁孝王不受謂出之餘同善注二賢梁王竇融也旣覺

覺其事理也願權畱

意察前事思禍福也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

善曰吳志曰張

昭字子布良曰張子布吳臣也

以效赤心用復前好

權委以文武內外之事取謂殺也

五臣本

有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

濟曰

坦然寬也

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

向日

謂不興兵甲也

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

向日謂享榮受利二好俱修也

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

善本作不忍

加罪所謂

小人之仁大人

善本作仁

之賊大雅之人不

五臣無不

肯爲此也

善曰婉猶親愛也

二人劉備張昭也韓子曰行小忠則

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

近之矣

銑曰忽迷婉親也二人謂劉備張子布也言

孫權親此二人不忍

加罪則爲小人也若海內之人以

起兵甲是害大仁道也

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

賊害也大雅謂君子也

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

去恨順君之情更與

五臣本作以從事取其後善

善曰史記曰王溫舒

從事取其後善

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

翰曰若欲歸

漢憐子布不忍加罪願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

順權之情更以子布從事任

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

用於朝取其後善亦掩前惡

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

二者審處一焉

向曰效功也開設二者設內取子布外擊備一也若憐子布但禽劉備是二也

此二者審詳處置其一計也

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

良曰荆揚州漢將得吳降者

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

善曰吳志曰孫輔字國儀

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爲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濟曰吳交州刺史遣使通曹公權覺之執而囚焉又揚州刺史劉正禮濟江保豫章以距權命不承吳執事之故也

疫旱竝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

云

銑曰謂吳遭疫旱人兵損減漢將各求進軍乘弊擊吳云云謂辭多略而不能載也

孤聞此言

未以爲悅

良曰謂憂人不濟故不悅

然道路旣遠降者難信幸人之



災君子不爲

善曰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翰曰未

信有降者自謙之意也言吳有旱疫之災若乘遇此敝以襲於人君子所不爲也我亦不許諸將進軍幸猶遇

也

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

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

良曰言加意區區然以憂百姓庶幾猶慎望明

德謂孫權言我冀君來昭然爲副貳言不勞兵馬而得君來是於孤更益貴也是故案兵守次

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迴意

善曰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銑曰案止也守次不前

也言止兵守道而不前也古者雖兵相交而通使往還必在中及孤謂思恩及我也虛心謂寬心能容納衆善

之善本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善注

同濟曰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袞冕君之上服

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若來降是補前過矣易云

牽復吉言相引復歸順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

道以爲善也牽引也

勛之而已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游明時爵祿榮美亦

如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翼於高天

之衢路來降之時正

在此日勛勉而已

與梁善本朝歌令吳質書善曰典略曰質爲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

孟津小城與質書漢

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爲魏王太子在盟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

善本無二

十八日丕白李重無恙

善曰爾雅曰恙憂也向曰丕文帝

名李重吳質字也恙憂也言無憂者猶言李重安否

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善曰小雅曰局

近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

善曰毛詩曰願言思

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願言謂相思也良猶實也任堪也

濟曰

足下所理

善作治

僻

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

良曰謂質所理朝歌僻左遠路書問難以致見故增勞也簡見

也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

氏善曰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淮南子曰百

家異說各有所由

翰曰南

彈碁間設終以六博

五臣本作

皮縣名文帝嘗與質同游焉

博奕 善曰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碁子也 向曰彈碁博奕竝戲玩之事 高談娛心哀箏

順耳 銑曰娛樂也哀箏謂箏聲清也所欲別今故云順耳 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善曰

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衆也士衆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 濟曰旅衆也 浮甘瓜

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 良曰匿沒也 同

乘竝載以游後園 翰曰同乘竝載連車騎 輿輪徐動參 五臣本作賓 從

無聲 向曰輿車也徐緩也賓從謂侍從之人無聲謂嚴懼也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

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善曰列女傳陶答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

銑曰筳篥類言物極則反樂則哀故愴然傷懷

余顧而言斯樂難常

濟曰我相顧而

言此樂難常如此

足下之徒咸以爲然

良曰足下謂質徒謂諸友

今果分別

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

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則長逝者魂魄私

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爲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翰曰元瑜阮瑤也長逝死也化變也異物謂生死爲物各異

每一念至何時可言

向

每一念哀樂死生之事何時與質言之

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

善曰禮記曰仲夏之

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也

銑

天氣和

暖衆果具繁時駕

五臣本無駕

而

五臣本有邀

游北遵河曲

濟曰時駕

車馬而爲遨遊遵循也

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善曰毛詩

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良曰啓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名託附也時帝爲太子故文學附乘後車以後前也

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善曰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翰曰時異

謂此時不同游也時物雖是而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

友朋非舊我心相思爲勞如何相過平行矣自愛丕白

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向曰騎使也鄴鄴都也朝歌僻遠故

云枉道行矣自愛謂勉行政治自愛聲譽

與吳質書

善曰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

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濟同善注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

善曰行猶且也 銑曰行

謂四時運行復謂寒暑往復也

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又過

古之

思何可支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濟曰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此歎三年為遠況四年思何支持也過之為過三年

雖書疏往返

五臣作反未足

解其勞結

良曰結謂憂心之結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

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翰曰離逢也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俱死其痛何可言也

昔

日游處

昌

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

向曰輿車騎也

止坐也

每至觴酌流行絲竹竝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

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

五臣無也會宗書曰

善曰楊惲報孫酒後耳熱仰天撫

缶銑曰樂極不知所以言故不自知樂

謂百年已

紀

分

去聲可長共相保濟

百年之歡是已分之有可長相保也

何圖

五臣無圖

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

傷心

良曰零落死也

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

善曰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

觀

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

糞壤可復道哉

翰曰壤土也可復道哉謂不可復追也

觀古今文人類不

護細行鮮皆

善本無皆

能以名節自立

善曰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向曰



類例護拘鮮少也言古今文人例不拘細行而偉長獨文章或負小瑕少能以美名奇節獨立於時

懷文抱質恬淡

大斬切善本作悵

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

君子者矣

善曰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子新論雅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

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銑曰許由隱箕山言幹之才文質兼備恬淡無欲有隱人之志彬彬文質貌偉長徐幹字著中論二十篇成

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

善曰文章志曰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爲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濟曰德璉力常斐然有述作同善注言此子之文爲不朽也

之意

善曰論語子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良曰德建應瑒字斐然彊爲之辭述作謂作文章也

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翰曰言瑒不遂志而死矣良實

也間者

五臣本無者

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杖

亡粉

淚旣痛逝者

行自念也

善曰楚辭曰孤行吟而投淚也痛死者逝去行復自念於己終當如此

向曰間時孔

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

銑曰孔璋陳琳字也章書也

公幹有逸氣但

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善曰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逮也

濟曰適盡也言未盡美矣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良曰元瑜阮瑀字記亦書類翩翩美貌言其文雅之致足爲樂也

仲宣獨

善本作續

自善於

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善曰言仲宣最少續彼衆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爲獨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

也翰曰仲宣王粲字獨善辭賦其體稍弱不足起文至於或有所善者雖古人無以過也昔伯牙

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

之莫逮

音代 善曰呂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

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遂命覆醢向曰伯牙善鼓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期死而伯牙絕絃不復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衛人殺子路而醢之仲尼盡覆之傷子路之賢門人莫及也逮及也

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

善本一作自

一時之雋也

銑曰諸子謂徐陳應

劉阮王也言雖未及古

今之存者已不逮矣

濟曰言今文人存者

已不及徐陳諸子也

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

五臣本無恐

吾與足下不

及見也

善曰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良曰言後生文章亦有可畏而難欺安知不

如今者恐我與季重老矣不及見來者之文也來者亦後生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

翰曰謂爲太子所懷者萬事也

時有所慮至乃

善本無乃

通夜不瞑

銘

志意

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

善本無已

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

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

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辭耳向曰通連也瞑睡也言思慮志意不類昔日已如老翁

也光武漢光武也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銑曰言德不及光武年與

光武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

光善曰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

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濟曰文動見瞻觀何時易去

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良曰言旣非材而處重位興動出入顧眄甚難故恐

長不得爲昔日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爰古

人思秉善本作炳燭夜遊良有以也善曰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又曰莊

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翰曰乃

思少壯之時真可努力以追宴樂歲月一過而往不可攀援而駐之故秉燭夜游實有以也 頃何以

自娛頗復有所述否善本作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邑 向曰頃近娛樂頗少也否謂述作文章無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也

與鍾大理書

善曰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爲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

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卽送之太子與繇書

銑曰潁川長社人也餘同善注

魏文帝

五臣本無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善同濟注 禮記孔云君子比

德於玉焉詩曰顯顯印印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珪璋亦玉也晉之垂棘魯之與余璠

附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善曰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與璠斂戰國

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爲天下之名器也良曰皆美玉名價越萬金

貴重都城善曰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棄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

王召玉工相之曰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以觀魏

王立賜獻者千金常食上大夫之祿翰曰同善注賜獻玉者千金此言萬者蓋廣言以示貴有稱疇

昔流聲將來善曰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向是以垂疇昔謂古也將來謂自古至今

棘出晉虞虢雙禽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

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旋館於虞遂襲虢虞滅之銑曰晉既滅虢還而滅虞以復

其壁是爲雙禽禽獲也

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抗節厲義通乎至德

濟曰抗立也同下文章臺之觀李善注

竊見玉書稱美

五臣本無美

玉白如截

肪方

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

善曰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

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良曰截割也肪猪脂也譬比也雞冠雞憤也侔類也栗木實蒸之其色鮮黃言美玉有如此色也側聞斯語未覩厥狀

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翰曰景明也言雖非君子然願觀美然玉有如思古人德如高山賢明之行私心所慕仰也



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

五臣本無也 向曰四寶謂上白黑

赤黃之寶也邈遠言秦漢以來無有良玉比此四也

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

果飢渴未副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銑曰言

我求美玉曠年不逢其真也果遂常思見良寶有如飢渴今終未副此情也

近日南陽宗惠

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拊

下會

善曰說文曰拊拊手

也

濟曰君侯謂繇也玦帶飾美玉爲之也言聞此寶笑而拊手也會謂笑手同發會合喜心拊手曰拊

當

自白書恐傳言未審

善曰未敢作書

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

茂時從容喻鄙旨

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爲太子文學

良曰仲茂時爲子建先客

以勸喻君心述我所欲

乃不忽遺厚見周稱

善曰周稱謂繇書也

之鄙意也旨猶意也

翰曰言繇乃不輕遺我所願

厚見周至以稱述謂繇有書也

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

厚見周至以稱述謂繇有書也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

匣跪發五內震駭

善曰繇在鄴城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

向

曰謂騎使從鄴都還到盟津

者跪坐以開發其匣喜悅并集故五情震駭

銑曰匣以盛玦

繩窮匣

開爛然滿目

善曰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

濟曰繩繫匣也言

繫繩去盡匣開見玦故爛

然光色滿目也窮盡也

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

寶

良曰蒙暗也暗鄙之姿文帝謙也

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

翰曰

一介單使也連城謂十五城秦之所易者言亦不損我此價乃得奇寶

既有秦昭章臺之

觀去

而無蘭生詭奪之誑

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

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向曰趙使相如奉璧於秦即昭王坐章臺相如詭奪即上所述也言美觀則如昭王而欺奪之事則嘉貺益腆典湯敢不欽承

貺賜腆厚

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玉白

與楊德祖書

善曰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

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

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

善曰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

陵人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冰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翰曰漢南荊州也偉長擅名

鷹揚謂文體抑揚如鷹之飛揚也朔北也

偉長擅名

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

善曰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

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

德璉

方爲海隅青州齊也

向曰海隅東平藻文也

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

善曰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北魏脩太尉

之子故曰上京濟曰足下謂脩也當此之時人人自

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善曰淮南子曰

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

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

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良曰珠寶也向曰言人皆自以其才如玉也吾王

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善曰

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

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絃

翰曰該遍頓下悉盡也八絃八方也言此才子我太祖

乃設天網下垂於八方遍掩而取之今盡在此京都矣

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許言切善絕跡一舉千里也

善本無也 善曰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 銑曰騫高飛貌絕遠也言文章猶不能

高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五臣本無能與司

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善本無也善曰東觀漢記

曰馬援誡子嚴書曰效杜李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前有書嘲之

反作論去盛道僕讚其文濟曰子建前有書與陳琳嘲譏其文琳反以爲論其盛道

而讚美其文 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

期善聽 吾亦不能妄善本作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翰曰鍾子期知

音聽必不失至今稱之我亦不可妄世人善本有之著述不歎陳琳文美恐後代笑我也嗤笑也

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

旦大

其文有不善

善本有者

應時改定

善曰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昔丁敬禮嘗

善本作常

作小

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

古

若人辭不爲也

善曰論語

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

翰曰言我以小才不過此人

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

銑曰

辭不爲潤飾也若人謂此人

文之佳惡

五臣本作麗

吾自

不爲我潤飾其文君何所疑難

向曰

佳好也但爲我潤飾之後代誰知子建改

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定吾文也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

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

病者吾未之

善本作之未

見也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禮記魯哀公曰嗚呼

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濟曰孔子文辭亦與人通流其

議乃成焉

翰曰孔子制春秋其辨美惡則子游子夏之徒莫能置一辭過此以往作者而言不病者我未所

見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

于戀

有龍淵

善本作泉

之

利乃可以議於

善本作其斷

丁割

善曰爲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

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爲媛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劔戟龍淵太阿

陸斷牛馬水擊鴻鴈

向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劔也

淑美也媛姬也美姬君王之後宮者有美女之容乃可



以論後宮之位有寶劍之利乃可議其  
斷割比言知音者可得論其文章也  
劉李緒才不能

逮於作者而好詆

禮丁訶哥呼

文章倚居撫之利病

善曰摯虞文章

志曰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文曰訶大言也又曰倚偏引也

銑曰逮及也倚偏撫拾利善

病惡也言偏拾人善惡

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

紫

五霸於稷下

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善曰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

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濟曰稷下服之者有千人咎亦毀也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夏殷周五霸秦繆楚莊齊桓晉文宋襄也  
翰曰

魯仲連聞田巴毀五帝往見而謂曰今楚軍南趙伐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臬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 劉生之辯未

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

善本無歎

息乎

善曰毛萇詩傳

曰息止也

翰曰劉季緒詆訶之辯且不如田巴今人談如仲連才過季緒者求之不難豈可不歎息此辯哉

人各有好尚蘭芷

昌待

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

臭之夫

善曰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

良曰蘭芷蓀蕙皆香草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

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

咸池六莖之發

衆人所共

五臣本無共

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善曰

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向曰咸池六莖黃帝顓頊樂也而古今所共樂之而墨子著書乃非之豈可言不可也鑒文好惡類於是也今往僕少小所著辭

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

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

善曰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

駟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向曰往之也一通猶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植言今之我少小所著文章一卷相與衆人論之雖街談巷說野人匹夫之言言我又病必不可采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

於風雅不可輕棄

五臣

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

不爲也

善曰漢書曰揚雄奏羽獵賦爲郎然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

執戟揚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爲也

銑曰章明也吾雖薄德

善本作德薄

位爲蕃

侯猶庶幾勦

力

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

善本作畱

金石之功

善曰國語曰勦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吳越

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

濟曰蕃侯謂諸侯金石言堅不朽也

豈徒以翰墨爲

勲績辭賦爲君子哉

良曰勲績皆功也

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

翰曰果遂也言我若未遂具建功業之志是吾道不行

則五臣本無則

將采庶官之實

錄辯時俗之得失

善曰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 向曰庶衆也 植將著書述百官之時俗事實錄謂不隱其善惡也 定

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 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 銑曰衷心也

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 善曰司馬遷書 曰僕誠已著此

書藏之名山尚書序曰好古博 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非要一之皓首豈今日

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 善曰張平子書 曰其言之不慙

恃鮑子之知我 翰曰要約皓白也言著此書非約至 於白首尚猶不已豈獨今日之論乎今我有此言而不

慙者恃子思惠之知 我也一云惠子惠施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 善本無植 曹字

白

與吳季重書

善曰典略曰質出爲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

大弔得爲密坐善曰曹大

家欽器頌曰侍帝王之密坐曰常調謂常戲密坐謂環坐也

向雖譙善本作燕飲彌日向曰

彌終也其於別遠會稀五臣作希猶不盡其勞績也若夫五臣本作

使人觴酌陵波於前簫笳五臣本作笳簫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

體鳳觀

去聲善本作歎

虎視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

喻武也數猶歌也取美壯之意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濟曰言

酒多如水之波瀾也足下謂季重也謂蕭曹不足儔五

鳳觀言有和容也虎視謂有威儀也青霍去病武臣也言吳質文武之

本作衛霍不足侔也良曰侔等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

道不可以此四子等竝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善本子壯志

哉過屠門而大嚼躍雖不得肉貴且快意善曰史記曰

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安

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翰曰

喻有文武之道不見用也言我見質容威顧盼若人雖

不用於時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

不得食其肉亦且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

快意此植自託也

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善曰

尚書

文選

二十七

曰雲土夢作人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  
曰泗濱浮磬向曰雲夢澤名泗水名梓木名食若

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善曰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  
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  
河不能實漏卮銑曰巨壑大坑也言食多卮然日不  
酒盃也言飲酒速盡如灌漏盃酒不停於盃中

我與曜靈急節

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  
曰曜靈日也濟曰日不我與言不與

我等也曜靈日也  
急節謂遷移速也

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

善曰左氏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  
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  
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參  
爲晉星良曰面謂相見日也逸過也參商二星名常



不相見也言相見恐過度光景思欲五臣本抑六龍之

首頓羲和之轡

善曰楚辭曰貫鴻蒙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翰曰

抑止頓下也六龍日車也羲和日御也言惜光折若木景之速思抑止六龍頓下其轡使日留而不去

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

善本作良久無緣四字善曰

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佯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濛汜又曰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天所登也良曰若木日過處濛汜日入處折若木而執之而不去閉濛汜之谷使日礙而不入然天之高遠實無由緣懷戀於日光反側志不安也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向曰戀眷也反側謂眠不得所來熟如何如何猶奈何也

訊文采委曲晧若春榮瀏若清風

善曰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

作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

銑曰訊申

問也晧盛美貌瀏清風貌言吳質書如此清美也

詠反覆曠若復面

濟曰曠遠也復面謂若相見也

其諸賢所著文章想

還所治復申詠之也

善曰所治謂朝歌也還所治謂休治公事之暇

良曰

可令

憲

許

事小史

善本

諷而誦之

善曰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

曰誦

翰曰憲事謂好事少知文者質爲朝歌令言小史者其佐史也

夫五臣本作言

文章之

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

善曰論語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向曰病

諸猶難之也

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

矣善曰言驥及和氏以希爲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卽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銑曰人皆有良馬美玉以其常有之則夫君子不以爲珍貴文亦如然矣不可輕而不申詠

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五臣本無此三句墨翟不

好妓善本從人下同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善本

無善本作正值墨氏翟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濟曰

不好樂而朝歌非妓樂何爲過之而迴車也是其有不知音之蔽也足下正值此縣想亦助我張目怒之也好

妓樂知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善本

無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

善本無自

得者

五臣本無者

也

善曰法言曰學

者所以求爲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良曰佳善也言求而不得善者日日有之未有不求善而自得善者言

吳質爲政故有善也

且改轍易

五臣作而

行非良樂之御

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

善曰呂氏春秋曰古

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

翰曰王良伯

樂善御馬者也以良馬比吳質言良馬之御車不移改轍跡不變易行步戒吳質善無速移也易俗移風而爲政理非楚之叔敖鄭之子產也此二子俱不易人而治

故願質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善曰植集

此書別題云夫爲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李重之書相應耳向曰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殊不盡意往來使數相問也悉盡聞問也

### 答東阿王書

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

喻之綢繆乎

濟曰惠貺賜也所奉恩賜謂得前書也發開伸展也綢繆謂殷勤之意也

夫登

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邈

力也

也奉至尊者然後知

百里之卑微也

善曰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衆山之邈也況介丘乎下句蓋

李重自汎也

良曰邈迤小而相連貌

翰曰至

自旋

尊天子也今借而爲喻百里縣令之任質自謂

之初伏念五六日至子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

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

善本無也

誠以身賤犬馬德輕

鴻毛

善曰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子旬時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

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

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傾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向曰自從旋還越失也謂質前從朝歌至鄴又從鄴還縣之時也伏念宴樂之事惘然驚懼者非敢羨望寵貴光榮之美猗傾之富誠至以身賤德輕故也惘若驚懼貌猗傾古之巨富人也至

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

五臣本作樞

檻於前殿臨曲

池而行觴

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楚辭曰坐堂伏檻

臨曲池

銑曰玄北也金門以金飾也玉堂美言之也

伏憑也樞檻鉤欄也言憑鉤欄於前殿以遊也觴盃也

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

思列反

濟曰替失也言陪遊

過度漏渫而出

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

五臣本

穎之

才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人其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良曰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懿美愧慙也餘同深蒙薛公善注及到楚遂爲辯勇之首餘皆莫當之

折節之禮而無馮諼火三窟之效

善曰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

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爲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乏者義爾爲君市義



孟嘗君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于薛  
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爲文  
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  
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  
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  
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  
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  
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爲樂矣漢  
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翰曰薛公屢獲信陵虛左之  
孟嘗君田文也封於薛餘同善注

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

善曰史記曰魏公子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

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  
曰今日贏之爲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贏爲小人而以  
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向曰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公  
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位自迎夷門侯

羸羸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德公子愈恭後秦伐趙圍邯鄲平原君使使求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救趙秦王聞之使人告曰諸侯救趙者必移兵伐之魏王懼秦遂令止晉鄙軍公子諫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盜兵符使朱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邯鄲遂解此美爲侯生可述之意凡此數者乃質之

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悵

緣邑者也

銑曰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

質所以憤積懷眷於古人願效志誠也悵邑憂貌

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

善本無欲

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

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去

非鄙人之所庶幾也

善曰封禪書曰

天下之壯觀

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濟曰究

盡也

翰曰此竝疊植書文也有肉也公子謂植也鄙

人質自謂也  
庶幾近也

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善曰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向曰

所天謂所尊敬也言志所尊敬在於子建此古人通言尊敬之意非獨君也

思投印釋黻朝

夕侍坐

銑曰縣令佩銅印黻冠飾投棄釋去此職恒侍坐於子建

鑽仲父之遺訓覽

老氏之要言

善曰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父孔子也老氏老子也遺訓謂六經要言

濟曰仲

謂五千文也

對清酤戶

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

善曰毛詩曰既載清酤又

曰嘉肴脾臠

良曰清酤酒也抑止享食也言得侍坐子建雖對酒而不酌止肉不食亦將醉飽也

使西

施出帷幙模

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

善曰

越絕書曰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周易曰日

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翰曰西施

美女也嫫母醜女也質自言侍子建如美女使醜者爲

侍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子之要言道義相合若乃

此可謂盛德所履明智所安也蹈履哲智保安也

近者之觀實蕩鄙心向曰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飲秦

筭發徽二八迭奏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又曰二

八齊容起鄭舞銑曰徽美也二八

謂舞者十六人迭奏進也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善本作

曰舞賦曰耀華屋而嬉洞房周禮曰靈鼓靈鼗耳嘈嘈

也濟曰塤簫樂器也激亦動也靈鼓鼗鼓也耳嘈嘈

於五臣本作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良曰嘈嘈喧甚也謂歡

也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也

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也

也

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

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實之有隼集庭而死桀矢貫之

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桀矢石弩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桀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桀木名也弩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名權孫權備劉備言音樂之和盛可令夷狄貢獻於國家也懾震懼也桀矢箭也還治諷采所著觀省思英瑋實賦頌

之宗作者之師表

善本也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爲辭宗賦頌之首向曰還治

謂休公務之暇乃諷誦子建所賜之文觀省英美也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

過平

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

善曰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

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鷄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銑質小人也無以承命濟曰言無文才以承君命又所答貺

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

善曰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爾雅曰面慙曰赧

良曰貺賜也答所賜書也赧然謂慙恥而得汗下

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

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

善本作吏

之有乎

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風夜

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官名蓋伏職致仕居朝歌者謂植之清文三事大夫皆爲諷誦何但小史而已  
答植書文可令熹事  
小史諷而誦之者  
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

乎文墨

善曰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謝承後漢書曰甄豐惻隱之恩發於自然向曰政事

政理之事也惻隱深也

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

舞

善曰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

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銑曰墨子過朝歌卽日迴車而質四年言久也雖無

德以與下人用歌且舞言人歌樂也式用也

儒墨不同固

五臣本作因

已久矣

濟曰

儒道尚樂墨子非樂不同亦已久也

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

善曰左氏傳伍員曰

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旅五百人也

銑

步武之間

不足以騁跡

五臣本作巧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也

善曰司馬法曰六尺曰步

曰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間地小何足使良馬  
馳騁其軌跡也此託言朝歌小邑不足見譽  
若不改轍

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

向曰此疊子建書改轍易行言也質託言若不改職大任將何

以用其力也

今處呂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

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

五臣本也善無者曰

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猿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銑曰絆良馬之足何以

行千里之道 濟曰致猿猴於檻中不可見巧捷之形也

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

敢繁詞

銑曰恤憂也

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爲別部司馬



應休璉

善曰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

得往故爲報

翰注同

璉

其白昨者不遺猥見

何照臨

向曰言炳至璉處

雖昔侯生納

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善曰夷門侯嬴也已見同卷吳

李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爲不道保於逆旅

向曰言猥照臨則雖侯嬴納無忌之顧毛遂受趙勝之眷實無以過

外嘉郎君謙下去

之德內幸頑才見

何誠知已

銑曰嘉善也郎君謂炳也頑才璉自謂也言炳見我

志誠以爲知己也炳父寵爲歡欣踴五臣本作踊躍情有無

量音亮濟曰是以奔騁御僕五臣本作僕御宣命周求良曰

嘉炳相過也

是以奔騁御僕

作僕御

宣命周求

良曰

也言奔馳車馬宣我教陽晝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

善曰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揚鱗也其爲魚味薄而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爲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晝所謂揚鱗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璽爲綸芒針爲鈎荊棘爲竿剖粒爲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攜壺甕而往酤

狗迎而齧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翰曰陽晝教子賤釣道詹何善釣魚也昔人楊倩有酤酒者酒甚美而不售人問曰其狗猛人畏故也范武古之善爲酒者此言求酒使陽晝曉喻詹何令其釣之楊倩言說范武故使鮮魚出自善本作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

向曰芳旨美酒也發出也繁俎綺錯羽爵飛騰善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兮漢書音

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膝爵鄭玄曰今文滕多作騰銑曰俎几也言繁布於几上如文綺錯亂羽爵

酒盃也飛騰盡速也牙曠高徽義渠哀激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

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誘曰義渠西戎

國名也其樂未聞 濟曰牙伯牙善鼓琴曠樂官也微調也義渠國名其樂哀也激重也 當此之時

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善曰漢書曰灌夫字仲孺

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遵需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白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後閣出去 良曰同善注同產謂姊

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 善曰漢書

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

整駕翰曰驪駒馬也就駕言將行追惟耿介迄于明

發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寐向

不安也迄至也明發曉時也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

渠之會銑曰會遇也來命謂炳有夫漳渠西有伯陽之

館北有曠野之望善曰伯陽卽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高

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翰曰文綵之鳥沙場夷敞清風

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善曰淮南子曰

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

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

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向曰夷平敞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坦而光明也肅穆清風貌京臺楚國高臺也是爲楚國觀望之美亦可謂此中之京臺忘歸之樂也流謂耽樂之情如流水之不及適有事務須自經營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適遇也

不獲侍

坐良增邑邑

善曰邑邑不樂也同樂實增悒悒也

銑曰不得往侍坐因

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闋因闋都

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

善同良注 良曰詩云叔于田巷無居人

又云出其閨闈有女如荼闈城也上章云匪我思存此皆據相思之意風人則詩人也

王肅以宿

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眈有萬里之望

善曰

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猥復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翰曰宿舊也授謂授職也拔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言其雄勇之士力有萬里之望謂望富貴

薄援助者不能追

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

善曰桓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

向曰薄援助謂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瑰然貴者言不能追參朝貴復如鳥之斂翼栖於故林

獨處有離羣之志

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幽處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

銑曰塊然獨居貌

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

其有由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臣之

願也又曰何武字君公爲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詳濟曰言千載思度其事知其

有所由也蓋謂

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

善曰漢書陳平家貧好讀

書張員隨平至其家家員郭窮巷以蔭爲門然門外多

長者車轍良曰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道所居窮

巷而門多

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

善曰漢書曰揚雄家素貧嗜酒人稀

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看

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

從雄遊學

翰曰同善注



貧孟公無置酒之樂

善曰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習又

曰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樂之向曰據自言才劣仲

舒銑曰據言家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幸有

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七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

平閔子

善曰左氏傳楚宰蘧啓彊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

君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舍菽飲水

無菜茹也

濟曰机案也榻床也

良曰幸遇也袁生

據友也時來與據言談趾足也玉者君子比也樵蘇薪

草也爨炊也言薪草不炊蓋無食可爲也周夫皮朽者

黨每過閔仲叔共飲水而已故據有似此者

文選

星

毛落川涸者魚逝

善曰蔡邕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水涸則魚逝其勢然也翰曰逝謂死也

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

善曰周書陰符

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

向曰秋物雖

榮者沾於霜露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否泰亦自然

之數也豈可悵悵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

濟曰大弟謂曹長思也

想還在

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善曰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濟曰岑文瑜

為廣川

縣令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卷

善曰呂氏春秋

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

良曰磧石也

處涼臺而有鬱

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

濟曰雖在涼臺浴寒泉亦有炎熱之氣矣

慘憂

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

善曰毛詩雲漢

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言無所庇蔭而處也

翰曰憩息也向曰雲漢詩美宣王側身脩行以求雨

也言宣王之德不能過於今日

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

善曰

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

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濟曰土龍泥人並祈雨之物也矯舉也玄寺謂祈雨祈鬼神之事故玄寺寺司也鶴立者言如鶴之望也闕天子闕脩之歷旬靜無徵效良曰祈雨不降明勸教之也里閭里也

術非致雨之備也

銑曰在於精誠

知恤下民

善本作人

躬自暴露拜

起靈壇勤亦至矣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

翰曰恤憂也暴露謂身立於日也向曰靈壇求雨壇也

昔夏禹之解居陽盱

盱善

本從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

沛善曰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山川蓋未已而天下大雨也濟曰禹治水以身祈

于陽盱之河高言未發而水治矣旋流不息也湯大旱  
以身禱於桑林湯辭未終而雨已滂沛桑山之林能興  
雲今者雲重五臣作既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

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

善曰呂氏春秋曰昔

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  
剋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  
剋音虧 銑曰此蓋精誠不至而賢聖道殊品優劣之異及膚侵肌者言用心苦切也

周征殷而

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

然也

善曰左氏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

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  
惟影響翰曰殷邢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善

與不善之應如影隨形響應聲也不可以爲不如此也

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

善曰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致至誠不知善否之應故以書起發其意

向曰恐其不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

善曰說文曰芒

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矇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其人欲之耳銑曰間近也

濟曰芒山名濟渡也曠然游覽開發矇暗之思以至明達也

風伯埽涂

善本作途

雨師灑

道

善曰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爲雨師向曰風伯

雨師致風雨以  
掃灑道路者

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

酒

善曰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爲此春酒良曰言至其所止之處則酌春酒

接武茅

茨涼過

去大夏

五臣本作履鄭玄曰武跡也

善曰禮記曰堂上接武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

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

翰曰武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

室其清涼已過大厦之室也

扶五臣本作膚

寸肴脩味踰方

丈

善曰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爲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

口不能徧味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踰過也

銑曰厚四指曰膚肴肉脩

逍遙陂塘之

上吟詠苑

鬱柳之下

善曰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苑彼柳斯濟曰陂塘池水

也苑猶茂也

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

善曰楚辭曰秋蘭以爲佩又

曰春蘭兮秋菊毛萇詩傳曰崇充也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向曰春芳香華結此以充佩服美其香比德君子也若華日所過處言折取以翳日使駐其景

弋下高雲之鳥餌二

出深淵之魚蒲且

子讚善餘

便嬛緣一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

於京臺無以過也

善曰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淮南子

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高誘曰京臺高臺也翰曰弋射餌釣也蒲且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



嫗古之善釣者我之所美遁游也韶樂班嗣之書信不名故云虞韶京臺游觀之處臺名也

虛矣

善曰漢書曰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良同善注

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踣塵

善曰晏子春秋

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近市湫隘踣塵不可居濟曰濱近也

思樂汶上每

善本無每發於

五臣本

寤寐

善同銑注銑曰據思隱逸不離寤寐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

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故

昔伊尹輟耕郢

質憚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

善曰孟子曰伊尹耕於有

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畎畝之中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鄧惲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卽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畱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尚書曰民墜塗炭向曰同善注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意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五臣欲濟之令出其難也

本作鈞緡旻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善曰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

上黨郡高都縣有堯谷丹水所出堯音管銑曰秉執也耒耜農器也山陽縣名鈞緡並取魚物丹水水名

然山父不貪天地

五臣本作下

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

其志也

善曰山父卽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

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爲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

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翰曰山父許由也堯大其志欲禪爲天子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不懼也非以

貪天下爲樂曾參云晉楚之富不可及彼以富我以仁彼以爵我以義吾何憂哉此二人亦其美志也前

者邑人念弟無已

良曰鄉邑之人念其才行也

欲令

善本無令

州郡崇禮

師官

善本作官

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

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善曰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尚書曰駿奔走左氏

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濟曰欲令州郡崇禮教取弟爲衆官之師教授鄉邑誠美意也翰曰俟待也黃河千年一清而聖人出焉言待聖人出則人壽促何可待也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

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

善曰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

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向曰金金日磾張張安世子孟

霍光字也竝用勢漢朝淮南子云隴西之游喻躁急也  
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  
在五步之內言求官游宦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謀  
富貴殊異亦如欲疾而沈射遠而近也圖謀也

幸賴

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

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銑曰謂賴祖

考之餘慶免負擔之勞也勤勞也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善曰漢書鄭朗曰修農圃之疇

畜雞種黍

良曰子路從夫子之後遇丈人以杖荷蓀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爲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

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言追蹤此丈人

乃養雞種黍

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

善曰孝經曰立身行

以爲田家事

道揚名於後世

濟曰

無成

善本作或

游言以增邑邑

善曰禮記

曰大人不倡遊言鄭玄曰遊浮也不可  
用之  
言 翰曰游言謂不當言也邑邑失志貌 郊牧之田

宜以爲意

善曰爾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 向廣

開土宇吾將老焉

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

地屋宇吾將老矣何所用也

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

矣

善曰爾雅曰夏爲朱明 良曰劉杜瓌相見在近不

復爲言

善本作近故不復爲書六字 翰曰

慎夏自愛

向曰慎夏熱之瓌報善本

氣以自保愛也 作白

文選卷四十二